



鞍雕馬駿

上





东52A-7

云中雁

骏马雕鞍

上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许正勋

封面设计:蓝 戈

骏马雕鞍(全二册)

云中雁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75印张

12插页 450千字

1998年9月第1版

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599-975-9/1·309

印数:1—8050册

定价:34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他风流倜傥，天赋异禀，才华绝代，以“永字八法”和“一字玄功”占尽风流。

却不幸天妒奇才，他自幼身具鬼脉，不能永年。恰逢“死亡之石”陨坠衡山燕子峰，使他的生命发生了奇异的转折……

他在凶猛的獬豸手下救出身患奇症的少女慕容青娥，被其以秘传素女术道气归元，打通了鬼脉，消除了宿疾。

慕容青娥的宿敌云旗帮主武维扬之女——毒手飞琼武绛珠、勾魂仙子武月婵姐妹前来寻仇，却不料双双坠入情网。武月婵还同他前往武陵山寻觅灵药，却被武陵神蝎韩起龙抛入雁来峰万丈深谷，韩还趁机威逼总帮主聂秋娘嫁给他。逼得聂秋娘从雁来峰跳下，正巧被他所救。

他在雁来谷中奇遇连连，先得蜂蚁王浆，然后又从天狗、奇蛙、怪蛇之斗中悟出诡异的狗闪蛙跳、蛇游身法，和儒家失传绝学灵飞秘籍。而聂秋娘也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深深爱上了他，庆典之日，二人在荒山大闹武陵帮总坛，粉碎了韩起龙的阴谋。

再出江湖的他在寰宇五老的帮助下，伏八奇、大破天龙教，粉碎了如上人称霸天下的梦想。和慕蓉青娥、聂秋娘、武绛珠、武月婵等四位娇妻过上平静、浪漫的家庭生活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死亡石	(1)
第二章	不知姓名的少女	(2 4)
第三章	辣手姐妹花	(4 7)
第四章	武陵风云	(7 0)
第五章	桃源里的仙姬	(9 3)
第六章	逼婚的恶魔	(116)
第七章	奇 遇	(140)
第八章	好戏连台看不完	(163)
第九章	洞中血战	(186)
第十章	云旗帮帮主	(211)

第十一章	神尼的慈威	(234)
第十二章	破 阵	(257)
第十三章	古 刹	(280)
第十四章	紫铠青梭	(304)
第十五章	散香·散香	(329)
第十六章	与活尸大战	(351)
第十七章	云龙八将的神威	(374)
第十八章	裂肌疗毒法	(405)
第十九章	铍 羽	(434)
第二十章	古洞里的春光	(453)
第二一章	奇剑与神鹰	(476)
第二二章	紫虹逞威	(500)
第二三章	不归谷	(523)

第二四章 法王走麦城 (547)

第二五章 喜得二妹 (570)

第二六章 三 宝 (595)

第二七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(625)

第一章 死亡石

燕子山,位于湖南衡山正东偏北,状如飞燕,头尾分明,左右双峦凸出,分向两旁延伸,有类双翼,故得此名。

四周围,良田千顷,绿野平畴,阡陌相连,男耕女织,倒也显得一片清平景象。

这一带,居民多是农家,民性保守,自食其力。

十里外,山峦环绕,无形中,似与外界隔绝。

绿女红男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童子们牛背横笛,茅屋里袅袅烟腾,淡于名利的人,都认为这是一片世外桃源,人间乐土。

可是,沧海桑田,瞬息万变。

这片人间乐土,却于一夜之间,转变为极度恐怖和死亡之域。

那是二月初五。

春天多雨,在湖南而论,本不足奇。

这一天,大清早即显得特别阴暗,而且细雨蒙蒙。

将是晌午时分,天空里,浓云更密,突然一道闪光,从黑云里射出百丈金蛇,一声轰雷,宛如天崩地裂,紧接着,大雨倾盆,下个不止。

暴雨,更招来狂风,只闻呼呼之声,一阵紧接一阵,斜风飘雨,从屋缝门窗之内,激射而入。

因为,这一带的屋顶,多是茅草所盖,墙壁又是泥砖土墙,雨湿风吹,泥砖湿透,重量加大,墙壁下垂,风力一吹,立即倾圮,不少居

骏马雕鞍

民，立变作栖身无地。

入夜，风势更大，呼呼怪啸，有如万马奔腾，加以轰雷震耳，电光闪目，可说是衡山一带，近百年来，最大的一次观音暴（按：湖南一带，所称的观音暴、财神暴，就如现在所说的台风）。

雷雨声中，燕子山左右居民，已陷入极度恐慌中。

约莫三更时分，半空里，突然现出一溜耀人眼目的红光；紧跟着，便是震天价一声巨响，山摇地动……

人在屋子里，恍如坐在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上，摇晃不定，有的人甚至从床上翻了下来；于是，引起了一片哭声惨号，人人自危。

在这个大风大雨，雷电交加之际，谁也无法去顾及别的人。

距离燕子山右翼较近的居民，遭遇更惨。

因为在那红光一闪之际，忽然旋起一股强烈无比的疾猛劲风，还夹着砂石泥浆、断枝残叶猛然的袭击声。

这种奇异的风力，可以说是亘古未有；风啸之声，锐厉刺耳，声音一到，风力也随之俱来，那些居民魂落之下，不是随着房屋倒塌而同归于尽，就是被那股强烈的劲风卷飞。

东方已现鱼白。

隐隐的雷声，渐趋远处，雨势已停，风也骤止，附近居民才开始检点残局，搭救伤患，收埋死者。

就在第三天中午，这块劫后残土，又出现了奇异的事情。

原来燕子山右翼树林之内，发现了一块巨石，圆圆的巨石，呈黑红色，半已陷土，径逾两丈。

奇怪的是在这巨石附近的树木与山崖，不是震开，便是砸坏，周围情景，显得乱七八糟的。

发现这巨石的人，是附近的一位樵子。

燕子山是他经常伐樵之处，他从未见过这么一块大的石头，但是他却想到，狂风暴雨之夜，那一声轰天巨响，可能就是此物引起。

“石头难道会飞？昨夜那狂风虽然很大，不可能会将这么大的

块石头吹起来，还有那漫天红光，又是什么东西……”

这些，都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谜！

他再打量那大石旁边的景物，附近的草木，似乎都被烤焦，与石缘接近的泥土，也变得有点异样。

他随手攀折了几根树枝，枝如腐木，应手而折。

“巨石从何而来……”

这个问题，始终在那樵子的脑海里，思转不已。

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砍柴刀尖，朝着石上轻轻一砸，一溜火光，随手而起，大石无伤，刀尖却断了一大片。

那樵子感到惊愕和好奇，下得山来，逢人便说，于是附近居民，千百相传，摩肩接踵，蜂拥而至，都来燕子山上，观看这不知来历的庞然大石。

渐渐的，传遍开了，燕子山下的人，闲着无事时，全都跑上燕子山上，坐在那大石上，观玩一番。

约莫过了两个多月，凡是经常到过那大石旁边的人，身体都渐渐有了异样。

起初，只是觉得浑身无力，茶饭不思，头部疼痛，双目乏神；渐渐的，身体消瘦，心头烦恶，身上破肤，痛如火炙，终于医药罔效，及至死亡。

不到半个月的光景，燕子山下的居民，得了这种怪病，而被死神招走的，数以百计。

周围数十里内，棺材衣槨，抢购一空。

于是，群情哗然，人心惊乱，惶惶不可终日！

因为死者太多，村庄逐渐迁移，人人谈及燕子山上的那块巨石，莫不闻石色变，有些好事之徒，就把那块来历不明的怪石，冠上了一个恐怖的名字——死亡之石。

不久，死亡之石之名，传遍了江湖。

就在中元节的晚上，一轮明月，悬挂高空，整个燕子山，都浸润

在清澈的明月之下，除了偶尔有几声松涛外，显得异常沉寂。

死亡之石，受着月光的照耀，现出闪闪乌光，也显得很孤寂。

因为它周围十丈以内，野草树木，一律枯死，所以，这一带，也就使人更感觉到寂寞和荒凉。

“当——”

远远传来一杵钟声，嘹亮悠长，发人深省。

这钟声发自木鱼岭的望日庵，庵主清心老尼，每到三更，她在入定之前，必敲响一杵钟声。

就在钟声方敛之际。

燕子山上，飞来一条白影。

眨眼之间，死亡石前，突然出现了一位貌相清癯，身着月白僧袍，手持九环锡杖的老和尚。

这位年老高僧，白眉银髯，举止之间，宛如一座古佛，显得宝像庄严，他一到石前，立把双眸一睁，神光炯炯，寒芒逼人。

他似乎对每一事物，都不轻轻放过，尤以大石四周，寸草不生，与别处迥然不同。

老和尚对那大石似乎诧异万分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谢家台地（按：即燕子山附近），本是人间乐土，曾几何时，却变为死亡之地，顽石不除，此间无宁日矣！”

蓦地——

一丝破空之音，从身后林中激射而出。

声音极其细微，本乃冲天而起，旋又折转而下，正对着老和尚的头顶射来。

老和尚何等机警，突把袍袖向上一卷，呼地一声，劲风刺耳，九环锡杖带起一阵呛啷声响，人即斜身后退，朝左横着一跨步站定，面不改色，凝神而定。

事起猝然，老和尚不禁大为惊奇，袍袖卷来之物，不知是什么物件，竟具有如此威力！

当他展开袍袖看时，见那宽大的袍袖里，除了几叶松针破袖穿肌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老和尚异常惊震，因为来人这种功力，直若未闻。

须知，一叶松针，破空不奇，使人惊异的倒是余力未尽，却能临空折转，自认穴道，老和尚一拂之力，乃他七十年的苦练修为，松针纤细脆弱，竟然能洞袖穿肌，怎能不令他震惊呢！

错愕间——

他朝着树林中合十为礼道：“何方檀越，驾临此间，怎么和老衲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？”

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从那树林里，走出来四条瘦小的人影。

那四条人影，乃是四位丐童，全都是鹑衣百结，首若飞蓬，发长覆眼，连面目也分辨不出来。

他们的脖子上，都盘着一条又长又毒的百步蛇，也都拿着一根青竹棒，叫化袋圆鼓鼓的，长几及地，这种奇形异相，使人寒从脚起，直透顶门。四丐童僵直着身子，慢慢朝着那位老僧走近，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，每方一人，低眉垂目，不发一语。

老和尚一怔神，白眉上挑，朝着四人掠了一眼，合十问道：“小施主，你们是何人门下，可否见告老衲？”

四位丐童，垂首不语，毫不理睬，倒是他们项上那四条百步毒蛇，突然把头一抬，昂首作势，嘶的一声，突从口中喷出一股毒涎，朝着老和尚激射而至。

这东西奇毒无比，只一沾及，立即中毒，不到半个时辰，神仙难救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老和尚宣了一声佛号，响彻云霄。

佛号声中，袍袖交展之下，罡风掠地而起，砂石飞扬，势如排出倒海；周围树木，似受到一股无形劲力，朝外便倒。

那喷来的毒雾，立被吹得纷飞四散。

可是，那四位丐童，却毫不为罡风所动，依然垂眉合眼，屹立如山。

清癯的老僧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，缓缓朝后一退，月白僧袍飘然掠起一阵微风，暗自忖度道：“如此年纪，竟能抵挡住老衲的玄门罡气，怎会有如此的造诣？”

惊愕间，突闻身后有人冷笑道：“闲云旧友，您想不到吧！会在这里遇上我老花子！”

这声音，对那老和尚来说，并不陌生，但在急切之间，一时想不起此人是谁？再者，凭自己七十年武功的修为，来人落到身后，竟然丝毫没有察觉，就此一点，不由心中泛起一股寒意。

他缓缓转过身来，朝着来人一看，不由惊退两步，连忙合十道：“恕老衲眼拙，一时想不起施主来？”

就见面前站立着一人，身高不到四尺，干瘦得像具蜡尸，鹑衣百结，须发蓬松，赤着一双脚，小腿上黑毛纠结，又粗又长，手指上的指甲，少说也有三寸来长，这份长相，使人十分碍眼。

他项下并没有挂着毒蛇，但却挂着一只带链的铁锤，碗口粗细，闪闪生光，看去少说也有三四十斤重。

怪叫化听和尚一问，发出一声夜枭争鸣似的怪笑，沙哑着声音道：“闲云，你是在假装糊涂，或者是真的认不得我了？可记得当年西凉道上，曾蒙你一掌之赐，今夜咱们真是冤家路窄，这笔旧债，总该结算了吧？”

闲云禅师闻言怵然一惊，想起当年在西凉道上，确曾和一位耍蛇的化子动过手，那是路见不平……

因为那化子和一位年老镖头动手时，竟然利用毒蛇暗算，才激起了老禅师的侠义心肠，愤而出手。

那耍蛇恶丐武功极高，在彼此硬拼掌力时，禅师察觉此人内力好像有些力不从心，虽然掌势奇重，却是不能持久。

须知，老禅师八德莲台十二式，乃为佛门煞着，掌法骤变之下，

恶丐右臂被老禅师轻轻印了一掌，虽然将他击伤，却非致命，想不到对方竟然寻仇而来。

闲云禅师乃为得道高僧，涵养极深，闻言连忙合十施礼道：“檀樾如不提起，老衲几乎忘怀，一掌之过，老衲敬向檀樾谢罪。”

怪叫化傲然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说得轻松，想你我都是年近百岁的人了，论说也该死了，今夜就在这死亡石前，作个了断，你看如何？”

不待闲云禅师开口，四丐童齐声道：“师父，这老和尚他配和你老人家动手么？让给弟子们为你代劳就行了。”

闲云禅师合十道：“老衲已向檀樾谢罪，何必轻启杀机……”

怪叫化又是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老和尚，今晚你如想不战而退，南天八奇……”

怪叫化察觉说漏了嘴，语音就此一顿，双手抚摸着那发亮的铁锤，全身骨节发出一阵“咯咯”响声，从那一双怪眼里，射出来一股寒光如电。

从这些反常的举动上，不难看出这怪叫化的功力，已臻绝顶，而且阴险狠毒，无与伦比。

闲云禅师心知今夜是非得动手不可了，自己虽然曾行侠江湖多年，但对这怪叫化的来历，却是一点不知，所谓南天八奇，究是何等人物，更是从未听人说起过。

此刻，四位丐童似已等得不耐，北面那位丐童，双掌一击，其余三位丐童，都缓缓向老禅师逼近。

怪叫化此时却跳上一根树枝，四平八稳地仰卧在树枝上，怪声怪气地道：“这场架，就交给你们，如不能把人制服，看我拿家规惩治你们！”

四丐童噉的一声，音若狼嗥，使人心头泛恶，北童招呼一声：“进招！”

四丝寒风，匝地而起，直朝老禅师前后左可右，交相逼来，凌厉

骏马雕鞍

疾猛，阴险诡秘之极。

老禅师一声清啸，袍袖一展，身子直朝上拔，凌空之势，宛如一只大雕，衣袂飘风，哗哗作响。

但闻那四个丐童龇牙笑道：“好一式秋风飘落叶！”

语罢，不约而同地往斜刺里一跃，人影儿晃动，落地无声，彼此方位立变，但对飞掠上空的敌手，却漫不为意。

老禅师虽知这四个丐童并不好惹，但还未放在心上，正待抽杖发招。

忽闻哧哧破空之声，划空而起。

那四个丐童所发的掌风，竟冲天而起。

老禅师只觉一股寒意直泛心头，不由大感震惊，九环锡杖，寒光闪烁，响蕴风雷，长杖周身疾绕，化成一座光幕。

但被那寒风冲射之下，人如云拥星驰，朝那死亡石上一落。

老禅师面色骤变，长杖朝石上一点，“五龙盘梭”纵身前跃，九环杖在星光月色之下，带起一片精光，立穿出四丐童包围之外。

落足间——

四丐童哼然一声冷笑，青竹棒朝胸前一贴，伏身弯足贴地飞起。

彼此配合，似乎非常巧妙，人分两排，距离速度，丝毫看不出，他们属于何门何派？

老乞儿怪声叫道：“和尚，你得当心，龙虎犀豹合围之术，加上伏蛇青竹杖，够你受啦！”

语罢，他跷着二郎腿，睡在树枝上，四平八稳，安适之极。

闲云禅师一听龙虎犀豹合围六字，不由毛骨悚然，忙把九锡杖围住周身，朝四童低叱一声：“暂时住手！”

对方收杖后退，仍然死眉死眼地按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，负杖而立。

禅师朝老丐喝问道：“施主，滇南癫仙是你何人？如有渊源，则

请住手，以前误会，老衲甘愿赎罪。”

老丐睡在树枝上，洋洋不睬，老禅师一再喝问，始闻他喃喃自语：“什么滇南癡仙，那无非是瞎吹瞎闹，老秃驴，别再坐井观天了，为叫你死得明白，就给你一点东西看吧！”

也不见他抬手作势。

禅师身前，劈面飞来一物，闲云把手一抄，接着一块牛角制就，形似八卦的黑牌。

牌面雕着山水，上有八颗五角星标，这虽然看出来是江湖一种牌令信物，但是，哪一门？哪一派？才有此物？

老禅师看了一眼之后，顺手就把那牌子朝老丐丢去，暗用莲花八式的手法，牌上巧含真力，出手之后，却沿着一只大弧，前行速度并不太快，但却力挟千钧。

眼看就要撞在老丐身上。

也不知老丐使用何种手法，仅把两手往头下一枕，那牌子就不见了踪迹。

四丐童立即喝问：“和尚，你一切都完了么？”

闲云禅师仰头长笑道：“小施主，不用咄咄逼人，老僧已年近百岁，早该撒手归西，目前犹滞留人间，已属多余，来吧！你们那龙虎犀豹合围之术，就请尽量发招，也好让老衲垂暮之年，瞻仰这种空绝武林的奇异手法。”

北童一声朗笑，声震山谷。

四丐童四根竹棒，重行施展，但见龙腾、虎剪、犀奔、豹扑，人影晃动。去石扬沙，阵阵狂风，把周围树木，刮得朝后倾倒。

闲云禅师将雷音杖法使了出来，九环杖发出一片奇响，杖头带风，轰轰隆隆，一老四少，就在这死亡石前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

半个时辰过去，四丐童是愈战愈勇，南北两童仗合龙犀之势，不时欺身而进，掌棒同施，将个闲云老禅师逼得手忙脚乱。

老禅师虽为得道高僧，此刻也被逼得满腔怒火，猛的挫腰横